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雜傳第二十七

王鏐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
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
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延湊延湊子曰元達元達子曰紹鼎
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
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
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鏐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

歐陽

徐

脩

撰

無黨

注

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芳
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
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
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
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
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
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
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使段亮翦寇都團使馬
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
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白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

求救於匡威晉軍一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
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
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海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
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
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
劫鎔而代之因訂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
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
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
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

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
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
殺庄威正抱魚人皆死庄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
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
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為書招鎔使絕晉而
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嗣
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
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
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
將傳城下焚其南關然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

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
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
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
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
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
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
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
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
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
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鎔

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
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
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
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
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
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
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
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技佩刀斷衣而盟
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
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

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鎔
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
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止每出逾月忘
歸任其政於官者官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
冬鎔自西山宿鵲營將還府希蒙止之官者李弘規諫
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
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
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
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
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弘規

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小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苻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云張文禮者狡獪人

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苻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祕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苻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

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竒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即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間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

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於老鶻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得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暉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

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于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聞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

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垓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即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公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夫命已去不如且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地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

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
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
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
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令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
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
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父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
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
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
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
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去曰亟行語而主

為我疆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
尚冀鄉復愈耳紹威社稷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
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
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為揚師厚所逐徙為宣義軍節度
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為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
忠武明年為祕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為左右
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為匡國軍節度使罷為上將軍晉天
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
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
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
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
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閣殿宮
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
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
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
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部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
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
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遂部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

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師十萬
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討太
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
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
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
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
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
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
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
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

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
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
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
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
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
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
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
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
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敵也文禮雖有罪
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

禮與梁瓌言示處直曰文禮具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
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嘗爲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
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之處直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
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率晉兵且許召郁爲副都聞之不悅
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
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
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得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
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
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
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椹其首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

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虬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碑樓虬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集麥田中虬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虬入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虬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及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及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繼及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次來定州都供饋多關三不食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

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郢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

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入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且爲都所囚幼子威址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

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從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

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
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
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
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
與晉王以書徵責謂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
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
子請命于唐昭宗遂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

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
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
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
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
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
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
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
骸而爨或丸墮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

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
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
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墼土爲錢悉
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
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弑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
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
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
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
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薈書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
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

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呂亮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墼土馬相食其鬃尾亮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麩號宰殺務
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
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
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鎰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

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守光益以爲請鎮畏其彊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平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

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閻門使至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如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鎖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望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願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擅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當

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季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

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卿董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

存節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以祭先王慕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為博野軍卒成鳳
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
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
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鋌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
名扈蹕東歸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

歐陽

徐

裕

無黨

撰

注

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
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子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
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為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官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
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
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
彥若鎮鳳翔茂貞不_平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
馬難羈徒令旬服生_二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
之昭宗以茂貞表辭_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

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
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_二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
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_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
以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
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
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
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
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臯驛
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

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戶叅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晉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簇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鄆縣斬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死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歸晉軍克用歎曰唐

勿安聖法

謂甫

勿治兵請觀示

亡入山谷茂貞遂元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

稱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安相孫偓以兵討

安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

不爲官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彊以爲

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官者恃岐兵

勢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

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

敢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
多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之
人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
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
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遺宮人自磨且麥以供御自後
宮諸王十六宅凍餓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
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
資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
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
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

非惟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
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關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嗚
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
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榨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
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
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
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
梁蔡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二十州
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
慶鈺鄜坊丹延梁洋也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曦來朝

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從曦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曦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遣從曦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曦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曦遣人誅之從曦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曦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嚴廢帝入立復以從曦為鳳翔節度

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為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日以視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

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為北韓
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遯歸河
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
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
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
宰相韋昭度李琢等謀廢昭宗會普舉兵且至建等懼乃
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
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
也已而與晉和訖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

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
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僞疆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廵極
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
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
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
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
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
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
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

自詣建辯之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均悉散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因泣下歔歔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

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已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

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當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董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僥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

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梁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疎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出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北通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

五代史卷四
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
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
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
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
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
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
二年卒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
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
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

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見于史是時邠寧楊崇本
郾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
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
克遜亦善撫其部部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
軍中立其子洙為留後梁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
洙兼河西節度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
後其將李質作亂澄乃上章請師於朝明宗以康福為朔
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
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

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為質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恥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柳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越化四年為其子彥魯所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李茂貞將胡敬璋為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敬璋于州南萬子任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彥容坊州李彥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
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立莊宗入洛萬興嘗來
朝同光三年卒于鎮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
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白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
土萬興死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
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虜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
密為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遂密密亡東城
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
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將

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
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貞入
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後未帝時韜復
叛茂貞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用義勝軍為靜勝
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
年唐諸陵任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
最同韜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
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
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晉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

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
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
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
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
之勤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
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
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
動其心歟然而間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
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

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
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
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衾冕
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
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肯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竒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衆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令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尔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急追之代兵發巖遂大敗光稠弟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

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

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龍楚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大澤中乃擊鮮醢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駉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駉從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環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楊

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土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壅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擊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豐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頗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光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

稱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節度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之兵於楊涇澤遺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諱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諱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之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諱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隍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諱攻多德諱卒于匡凝

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
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
唐表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為人
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取書數千卷為政
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使儼等將兵數
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
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揚行密求歸儼等晉一使者為梁得
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兵叔琮康承英等攻匡凝
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益乃止太祖已
弒昭宗將謀代唐長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

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志太祖遣楊師厚攻
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揚行密師厚
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行密見之戲曰若在
鎮時輕車重馬歲輸於梁今公見我乎匡凝曰僕世為
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死賊之攻力屈歸公惟
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死渥稍不禮之渥
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
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死明卒于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

修

撰

徐

彥

注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為盜父抵死宣乃
 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為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
 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
 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
 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
 中推宣為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

宣武以兄事宜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為秦宗權所困
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
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
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方發兵收亡
卒因攻之遂為敵國苦戰西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
有蔡賊而北敵疆晉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
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今流俗以
宣瑾兄於名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儻
力王者非也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女妻之瑾行親
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兵發遂虜克讓

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
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
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
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
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
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激詣
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
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
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
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

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遣^晉承嗣使
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充瑾城中食
盡^承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
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勣賓不納又走
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揚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
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
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江斬師
古行密果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漢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
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日遣^漢

家知訓疆通之妾自歸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
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
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
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繫路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
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踉鳴故外人莫
聞其變瑾雋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 演曰
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
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
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
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

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曰濯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于三十二年

王師範 荆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節度使

無棟人曰霸郎為盜齊棟聞之殺其父

率兵擊之敬武反兵逐師備自

拜敬武為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為

明元年

遣敬武

三鐸承制

州刺史張

蟾奴昭宗以為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

安嘗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盡代蟾迎也兩人棧州師範

遣其將盧洪攻塔洪以上

迎語洪曰五

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還還不為

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

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身攻棧州破張蟾

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

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韓

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

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晏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軍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

以為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棗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讎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阬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

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阮所
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
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
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
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
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
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
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
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表河南東都留守

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官署乘
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之子
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克勇難制以兵攻之罕
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
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
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
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
與文臂爲盟拉高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
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
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

軍吏答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
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
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
帳中罕之留其子頡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子間談人
為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
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扞敵李茂
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州四
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
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吾王見憐與小鎮

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者幸也寓為言之克用克用不對化
曰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快快寓告克用懼
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
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
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
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頡送于梁
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
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
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頡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
歸梁晉王怒欲殺頡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

頌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頌當太祖時常
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頌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
事唐歷衛衙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
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孟廣
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潏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
天井關為先鋒潏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
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
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
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

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
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為昭
義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出三州之人俘掠殆盡
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
梁梁方東事兗郟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鏐
以攻晉鏐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鏐以
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
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
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
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

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為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
果帥兵來救為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
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
不可乃歸飲醪而卒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遷為留後求
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
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為汾州刺史後以為澤潞節度
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為梁
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遠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
祖惡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中兵破黃巢有大功於

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為後重榮
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
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
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克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
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土行瑜等使
李茂貞為援行瑜等文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曠晉於唐
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恐以兵犯京師殺宰相
李磔等而去珙瑤連兵攻河中珂大援於晉晉兵西討鎮
行下絳州珙瑤而過于於清社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為河
中節度使晉以父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瑤瑤州

人慘刻甚斬人擲其首於前臺言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瑋
因瑛戰敗瑛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
宗為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徽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
以珂在河中懼為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太繩與之曰為
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綱以
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綱故不得
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
矣大人何忍而不救耶晉王報之曰梁與我為阻眾寡不敵
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為書與李
茂貞曰天子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奔

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
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為應茂貞不報珂
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皆不
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
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
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鴟張大事即去不若
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為歎狀以緩
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為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曰依重榮
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為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
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

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即君君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嘘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事梁為諸衛大將軍奉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

復為開封尹莊宗自邠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趙彘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彘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至

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
將犯東都雙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
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來得雙
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雙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雙
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
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
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為將巢敗果東
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
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
圍雙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大恐雙語其下曰

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
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集柵城址三里為八營
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
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
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
日雙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符會陳
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
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雙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雙
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梁援已
恩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

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
蔡最近孽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
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孽節度使孽已病乃以位與其
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允謹梁
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
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
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為同州留後
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
人為之罷市孽次子巖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
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

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
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
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
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
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表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
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
位至將相自奉甚豐取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
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
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為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
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

租庸判官鄧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特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淮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斂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賚是取虛名而受

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感德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備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險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

事時許州溫韜尤由事嚴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人
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為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
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
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
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
禍此自然之理也始孽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
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
也孽之求福於梁蓋者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

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
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
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
多民懼虜掠恐其騷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
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
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
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門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
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
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

葛佐辟行龍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龍由
此知名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龍逐之遂
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龍節度使昭宗在
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郝文晏等二十
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龍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
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龍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助遷
匡國軍節度使行龍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
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鹵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
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
敬

